

【社会话题】

□苗得雨

很多年前,一次在一个地区开学术讨论会的空隙里,与几位老友聚叙。大家既是同行,又在不同战线上。一位当过多年“父母官”和“州官”的领导同志,讲他退下来以后,有三件小事,让他感触颇深。他说:“一次,我骑自行车到街上买西瓜,买了四个,把两个放在前面篓里,再把另两个往车座后面架子上绑。滑溜溜两个东西,很不好绑。这时,那位卖瓜的老汉连忙过来帮忙。他几下子就把西瓜绑结实了。他说,你在位上时,我不来给你帮忙,现在你不在位了,我来帮你……我同他握手,直道谢,我看出这个人认识我,我不认识人家。我老半天没想出适当的词和人家说什么。我想我在位时,要买瓜吃,不用我动手,别人就给弄来了,想找人帮忙,也不用想。”

我说:“你在位时,若谋过私,哪怕只一次,老百姓心里也有数,你若平日官架子摆得足足的,你就是退下来了,他也不会来帮你的。老百姓看人,不管台上台下,官大官小,就看是个怎样的人!”

【女性电影笔记】

□王颖

在女性电影理论看来,男人们拍的电影中的女性,大部分是“空洞的能指”——指称的不是女性本身,而是男性的欲望。举个简单的论据,玛丽莲·梦露和玛琳·黛德丽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有头脑的女性,可是在银幕上只剩下了脸蛋、胸脯、屁股和大腿。不过,一个几乎可以称为真理的规律是,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,其实是在指责自己。因为,女人们拍的电影中的男性,是更“空洞”的“能指”。举个通俗的论据——据说琼瑶又上新剧了,我听了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,不知道这次的新晋“咆哮帝”是谁。琼瑶的“咆哮帝”咆哮了几十年,咆哮的全部都是爱,对女人那种歇斯底里、无法控制、永不枯竭的爱。而现实生活中咆哮的男人,有几个会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咆哮?他们为了名咆哮,为了利咆哮。

所以,女人们拍的电影中的男人们,指称的根本不是真正的男人,而是女人需要的男人。

如果说“空洞的能指”这个词难理解一点儿,我们可以换个更简单的词“意淫”。如果“意淫”还不好理解,我们可以打个比方。假设一个宅女没有人爱,她可以幻想两个帅哥为了争夺她而争斗。欧洲自新浪潮以来便特别流行这种所谓的3P电影。如果两个帅哥还不够的话,可以七个、八个,比如《步步惊心》——坚决支持人们意淫的权利,因为它是艺术创作永恒的缪斯。

荷兰女导演马琳·格里斯的《安东尼娅家族》,算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女性史诗,表现的是四代女性的生活,从祖母、女儿,到孙女、重孙女。既然是女性电影,我们就把那个荒谬可笑的“外”字去掉吧,什么是“外祖母”、“外孙女”?“外”在

鱼水、蛙水与鸟水

现在不全是鱼水关系了,有的是蛙水关系,有的是鸟水关系,他需要水时喝点水,不需要时就爬上岸走了,就一蹩翅飞了……

旁边一位诗人老同行说:“有个在位的镇长,去一个村庄检查工作,坐着小卧车,陷到了田间道旁的沟里,车怎么也出不来了,这位镇长出来喊在田野里干活的人帮着推。人们说,刚吃了饭,在那里歇一会儿吧!这段路,骑车子眨眼就来了,用得着摆这个谱?最后,是村主任找了头牛,把小卧车拉出来。”

地区退休的老同志,接着说他遇到的另外两件小事:“有一次,我骑自行车走路,有一位也骑自行车走路的女同志,老挨我很近,我说别靠我太近,我骑车子技术不高!那女同志说,坐小卧车惯了,不会骑车子了,咳,练练就好了!我看了看那女同志,工人模样。问她是哪个工厂的,她说是国棉厂的,你不是到我们那里检查过工作吗?我认得你,你可能不认得我。我点点头,表示一下歉意。她仍挨我很近地走,一直走了很远。这一路让我想了不少,可也是没找到适合的词和人家叙叙话。再一次,我到农贸市场买蒜。卖蒜的是一位农家人,我问了价,说六元一瓣。我说五元卖吗?那老汉犹豫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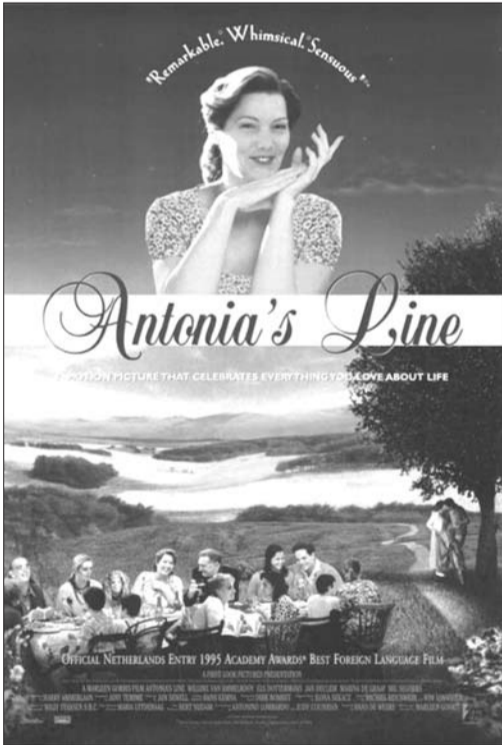
一下说,咳,五元就五元!其实,我这一车蒜也不值你那块表钱!我买了一瓣,老汉就只收了五元。这时,我想起鲁迅的小说《一件小事》,觉得自己一下子比那老汉矮了许多。多实在厚道的庄稼人,我不该还价!但是,我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来同那位老汉说说话。”

讲完三件小事,这位老同志说:“退下来,我更明白了,一定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当官!八小时处理工作,余下时间都当老百姓。不处理工作时,还成天摆个官老爷样,和老百姓不隔一道沟才怪呢!”

这位老同志感慨过以后,又说了他的一位老领导的故事。他的那位老领导在外省工作,退下来以后,回到当年打游击时得到过群众掩护的村庄。当年,这个村庄住着这位同志和另一个游击队员,有坏蛋向鬼子告了密,鬼子把全村人集合起来,让他们交出两个游击队员,不然就全部枪毙。这紧要的当口,有两个村上的年轻人站出来,承认是那两个游击队员。鬼子正在犯疑时,其中一个年轻人的父亲站出来来说:“对!他们就是九支队的

女人们需要的男人们

男人需要的女人或者女人需要的男人,以及两性彼此之间对对方永远无效又永远渴求的呼唤,所有这一切,在终点到来之前,都已经消失。



电影《安东尼娅家族》海报

何处?发明这种称谓的人脑子有病。

祖母安东尼娅是圣母范儿,她做了寡妇后回到故乡,通过自己的博爱、宽容和强悍建立起一个大家族;她的女儿达尼埃拉是艺术家范儿,精灵一般,眼睛常常能看到想象中的一幕——死人能够站起来唱歌,雕塑能够跳舞;达尼埃拉的女儿斯拉西是一个数学、哲学和音乐的天才;斯拉西的女儿撒拉,则是一个写作者和思考者,负责记录和讲述这代代相传的女性的历史。每一个女性都有一个强大的“主体”和“自我”。

但是,从生理上看,只有女性不能够构成历史,因为迄

今为止,人类不能够单性繁殖。所以,女性史诗也需要男性的配合。在《安东尼娅家族》里,每个男性,都恰恰是女人们需要的男人。

安东尼娅回乡后,鳏夫巴斯来求婚,他真诚而恳切地说:“我儿子需要一个母亲。”安东尼娅非常诧异于这样的求婚,她回答:“但是我不需要你的儿子。”从第一个回合的交道中巴斯就明白了自己的定位,调整了心理期待。从此之后,他扮演着一个理想伴侣的角色,守候在她的身边,陪伴、帮助、爱护却不再提婚姻的事情。达尼埃拉想要孩子,却不要丈夫,于是在妈妈的帮助下找了一个富家子

那两个游击队员!”鬼子杀了这两个年轻人,两个游击队员得了救,全村人也得了救。这位老同志这次见了为他牺牲的年轻人的父亲,一再感激地说:“我这条命是你用亲生儿子换的啊!”那位老人说:“那时换你们生命的,岂止我一个儿子?说什么谁和谁的命!军和民、干和群,是鱼和水嘛!若没有你们的流血牺牲,多少老百姓也早没命了……”这位老父亲接着历数今天一些事情说:“现在不全是鱼水关系了,有的是蛙水关系,有的是鸟水关系,他需要水时喝点水,不需要时就爬上岸走了,就一蹩翅飞了……”那位老同志问:“今天再有了当年的情况,人们还能用生命来掩护吗?”老人说:“那很难说了!像那些贪污吃私的,怕是得先把他交出来!”

故事讲到这里,这位地区老同志说:“我是久久地久久地深思啊!过去我们都知道,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,三大作风是党的生命线。现在有些人可否想到:脱离群众,是要丢命的啊!”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

江雪

千山鸟飞绝,
万径人踪灭。
孤舟蓑笠翁,
独钓寒江雪。

【蒨斋语】

所谓如椽之笔是人们形容笔力雄健的用语。我读柳宗元的这首《江雪》诗,就觉得他便是用一支如椽之笔,先一扫把天上所有的鸟儿扫尽,又一扫把地上所有路人的踪影扫光。这就是文学的力量,柳宗元文学之笔的力量。大炮有这样的力量吗?我说没有。原子弹有这样的力量吗?大约也没有吧。人们之所以爱文学,原因之一,或许就是折服于文学的这种无与伦比的神奇力量。

凭借诗笔的这种力量,诗人将整个寰宇一下子变得空空落落,有如一张白纸,好写他最想写的文字,

【蒨斋赏诗】

孤傲气亦浩然气

——读柳宗元《江雪》

□于冠深

好画他最想画的图画了。于是,他惜墨如金地写下十个大字,异常突出地描绘了一幅出人意表,令人瞩目的图画: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

不由想起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——

西塞山前白鹭飞,
桃花流水鳜鱼肥。
青箬笠,绿蓑衣,
斜风细雨不须归。

两者不乏相似之处,然而氛围、格调、内蕴却有天壤之别。这首《渔歌子》里的渔翁,他确实是在钓鱼或打鱼,关注点全在鱼上,并且是鱼中的上品鳜鱼,以至于斜风细雨也不在乎了。

至于《江雪》中的渔翁,他所面对的,是迥异于春天斜风细雨的寒冬里的大雪纷飞。他有什么必要非得在这样的天候条件下垂钓呢?然则他必须垂钓,因为诗人要他垂钓。说得确切一点,他是诗人的寄托、诗人的化身,或曰那是诗人自己在垂钓,渔翁就是诗人。

反过来说,诗人偏就是要选择这样的天气条件才去垂钓,不然他就不会去了。渔翁或曰诗人的关注点,根本不在鱼上。就像姜太公的垂钓于渭滨,关注点也是根本不在鱼上一样。至于各自的关注点亦即目的所在,自然又大相径庭。

原来,柳宗元的这首《江雪》诗,乃于谪居永州时期所作。柳宗元二十岁中进士,有理想,有抱负,有才干。他之所以被贬,是因为参加了王叔文的政治革新集团。一腔忠诚被疏远,满怀抱负不得展。他因此很憋气,很愁苦,很无助,很无奈。

此等处境之下,不同的人其表现与态度往往不同。比如说,有的是改变自己。柳宗元不然。他是固守自我,不妥协,不屈服,怀抱理想,高标自赏。如此这般,便就是孤傲了。所以,我说,《江雪》一诗就是诗人孤傲之气的艺术化表现。从诗人的抱负和所作所为来看,他的孤傲之气,也就是正气、丈夫气、浩然之气。

读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得知,柳宗元在后来被召回京都又被派往柳州当刺史的时候,跟他一起被派外任的还有他的朋友刘禹锡。刘禹锡要去的地方是播州。在柳宗元看来,播州的环境太恶劣,不是人住的地方,而刘禹锡家有年迈的母亲。所以,柳宗元准备上书皇帝,请求以自己所去的柳州同刘禹锡所去的播州调换,并且流着泪说,纵然因此再度获罪丢了性命,也无怨恨。这就是柳宗元的人品。有几个人可与之比肩?

唯其如此,我想,我们在欣赏柳诗的时候,首先应景仰诗人秉持的那种正气、丈夫气和浩然之气,尤其是诗人的人品。

(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,出版《苔痕上阶》、《草色遥看》等多部著作)